清代苏南望族与家族文献整理

江庆柏

清代江苏南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著姓大族，即所谓望族，非常重视家族的文化建设。作为家族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家族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收集、整理并出版家族文献。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规模之大，收集整理者之认真、细致，都是其他地区罕见的。这种整理远远超出了文献本身的价值，无论是对家族，还是对苏南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苏南望族的文献成就与文献整理

苏南望族作为一种文化发达型家族，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留下了本家族生产的大量文献资料。

嘉庆元年（1796），无锡顾光旭在为《云阳姜氏家珍集》撰序时曾对这个家族"人人有集"、乃至"十世而不衰"的情景大为惊叹。事实上，苏南地区具有如此丰富文献资料的家族几乎随处可见。例如清末镇江张学华在编纂《京江张氏家集》时写道："我家自元末适居丹徒，作者迭兴，风流不堕，逮于闺秀，亦娴吟咏。"（"例言"）而被认为是"江南名族之冠"的无锡秦氏家族，更是"先后四百余年，济美多才，文采焕发"①，所谓"征锡山之文献者，必以吾家为称首"②，从而被称为"文献之家"③。因此苏南望族作为一种文化发达型家族，也是一种文献家族。

文献家族最重视文献的价值，也非常重视家族文献的保存。太仓陆氏《平原宗谱》卷17《忆斋公墓志铭》云："中岁徙居者三，所至务整洁，楣宇间揭先世所藏扁额，四壁诗文非旧物不张，手泽散逸，片楮必购，珍藏以传。"无锡荣氏家族也建有绳武楼，"凡祖考以下手著之诗文杂稿残编断简均什袭珍藏焉，无或遗失"。④

苏南望族十分注意家族文献的收集，《锡山秦氏文钞》卷10秦国璋小传记载秦国璋三十年来收集整理秦氏先人诗词文集的事迹时说，"风钞雪纂，日有课，月有程，字必端楷，点画不苟。"镇江张学华也说："兹集网罗散佚，吉光片羽，零落仅存，间从郡邑暨国朝诸家诗选以及零缣残墨，亦得掇拾一二。凡可甄录，悉为著录。"⑤这种情况在苏南望族中是颇具代表性的。由于家族文献大多没有正式出版，分布极为分散，又没有现成的目录、索引可供检索，因此收集资料十分困难。许多家族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如丹阳姜曾撰花了30年时间才征集到曾祖姜大澄的诗集，"虽不全，为之狂喜"⑥。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家族文献的收集、保存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

为了保证家族文献不致于散失，一些家族还用成文对家族文献的保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毗陵盛氏族谱》"例言"说："艺文有志，所以表文献之传，子孙宜世守珍藏而勿坠也。"《无锡南塘丁氏真谱》"传家集叙例"说："后人不得妄删。"这都说明苏南望族迫切希望自己家族的文献能够"以垂永久"⑦。

清代苏南望族的文献整理主要体现在编纂家族著作总目、总集、丛书这几个方面。

苏南望族编纂的家族著作总目很多，如武进唐鼎元编《武进唐氏先世著作考》，吴江费庆善编《松陵费氏著述存目》，无锡秦毓钧编《秦氏著述存目》、《制文存目》、《诗余存目》、《闺吟存目》等。书目虽然篇幅不大，但它可以比较全面地记录家族成员的著作情况，通过家族所纂辑的书目可以了解一定时期家族的著作总量，进而了解一个家族总体的学术水平。因此我们可以说，家族著作总目就是一部浓缩的家族学术史。

与书目相比，总集有其特定的优势。它既能具体展示族人的文字内容，在篇幅上又可多可少，可长可短，不受成书与否的限制，因此苏南望族都喜欢辑集族人作品总集。如丹徒戴燮元辑有《瑞芝山房诗钞》8卷，收京江戴氏五世25人古今体诗，又辑《瑞芝山房文钞》8卷，收戴氏五世17人之文。有的家族总集中保存了家族成员相当多的作品，如《盛泽张氏遗诗录存》收张宝钟诗123首，另有文7篇、词32首。有的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家族总集篇幅很大，如无锡秦氏家族有《锡山秦氏文钞》14卷、《锡山秦氏诗钞》18卷。

丛书是一种整体性很强的文献类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集中展示家族文化的巨大成就，扩大家族文化的整体影响，苏南望族编辑了不少家族丛书，如《锡山荣氏绳武楼丛刊》、《虞山屈氏从书》、《松陵陆氏丛著》等。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在苏南望族所整理的这些文献类型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而且往往是独有的著作资料、传记资料和作品资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家族文献能否被社会承认，能否得到社会的重视，家族文献能否产生家族预期的效应，这与家族文献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的大小是分不开的。

家族文献整理的家族意义

清代苏南望族对家族文献的整理投入了如此空前的热情和巨大的精力，进行了如此规模的整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崇文献也”⑧。苏南望族“崇文献”的具体目的又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一是为了显示祖先在文化上的业绩，一是要为族人建立一个样本，对族人产生激励作用。“荣光宗祏，佑启后人”⑨，就是对家族进行文献整理意义的最简明的概括。

对于任何一个家族来说，祖上的成就都是多方面的，但清代的苏南望族特别注意于文化上的成就，他们非常注重于著书立说的作用。《毗陵蒋巷蒋氏宗谱》卷12云：“士君子显示当时，垂于万世，其最莫大乎勋业，其次莫大于文章。”这成为清代苏南望族的共识。立功、立德、立言，这是被古人称之为三不朽的盛事，相比较而言，“立言”的愿望比较容易在普通人身上实现，而且能够比较普遍地实现，起码清代的苏南望族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们普遍对“立言”看得很重。

在苏南的社会舆论中，常常把“书香”作为“门第”高下的标志，如无锡秦氏二十一世孙秦瑞玠在《锡山秦氏文钞序》中所说：“自古名门右族，世称邑望者非特侈阀阅炫簪缨科第以夸耀庸俗而已，必其人文秀起，世多贤士大夫卓然有可传者，始克光昭累叶，闻望勿坠。”正因为如此，所以苏南各大家族都特别注重祖上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文献不仅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更是一种历史，是家族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见证，是家族的光荣与地位的象征。苏南望族所整理的家族书日、总集、丛书等，客观上起到了积极宣传家族文化成就、宣扬先世光辉业绩的作用。

例如就书目来说，它是记录文献的工具。它虽不直接表现具体的内容，但它作为一种浓缩的知识体系，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书目多少具有“财产登记”的性质，因此从它所记载的著作品种、著作数量上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文化业绩。它同家族丛书、总集一样，都是家族“文化实力”的标志，正如叶德辉等纂修《吴中叶氏族谱》“叙例”所说，“录之以觇吾族学艺之盛”。

总集在显现家族文化成就的功用方面更为突出，无锡安念祖在编《（无锡）胶山安氏诗外编》时就强调：“汇十世清芬于一编，足征吾家世德渊源，余韵绵长也。”也就是通过家族总集的整理，显示自己家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由于丛书收的都是相对完整的著作，因此丛书更有利于家族典籍的积累和总结，有利于家族典籍的保存，通过丛书可以更具体地认识家族成员的学术成就与文学水平，从而有利于家族文化的传播。常州伍世熊在《重刊毗陵伍氏合集序》中说：“吾族二十六世祖青望公（伍宇昭）昆季均负文名，有声坛坫间，其后诗礼相承，一门称盛，于是有《伍氏合集》之刻。”这也说明只有家族具有了相当的文化学术实力，才有家族丛书的刊刻。

家族进行文献整理，就家族内部来说，是要子孙牢记家族的这段光辉，认识家族的历史。《毗陵蒋氏宗谱》卷2“著述”著录了“元卿公”以下24人的60余种著作目录，在小序中说：“学问积中而后英华发外，词章之名贵以此，况我列祖之著述，非推阐圣道，即发明治体，尤为有关风教。行世之久，可以子孙而反不知乎？爰将其书名目汇集成编而刻之谱云。”这是告诫子孙不可忘记祖上的事业，也就是所谓的“数典不敢忘祖之意”⑩。《宜兴霞溪陆氏世谱》卷5“经籍志”凡例云：“我祖著作林立山积，载不胜载，然祖宗典籍子孙不可不知。”序又云：“懿欤篇籍，手泽所存，英华炳耀，贻我后昆。综凡纬目，永念勿谖。”亦是要子孙通过认识祖先的著作目录来认识祖先的文才，并永志不忘。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家族意识。“家族情结”渗透在文献整理及文献传播的整个过程中。

文献的整理者们希望自己家族的子弟能从家族文献中看到自己的祖先，但不是单纯的停留在思慕、追念上，而是要认识自己家族的特点，更主要的还要从家族的历史中找到自己道德上的、观念上的以及行为上的准则。吴江张嘉荣在《盛泽张氏遗稿录存》“例言”中指出，整理家族文献就是为了“有美必述，使后来者诵其言，考其行，以兴起其称先法祖之心，则宗族之纲维在此，高曾之矩矱，亦无不在此”。也就是说，家族希望通过实在可见的事实、言论，给家族子弟一定的规范。这是家族文献整理者的普遍愿望。我们不只一次地读到如下的文字：“愿吾族之读是集者仰先世德泽之深，涵泳悠长，而各勉焉。”⑪“用勉我后人也。”⑫无一不把家族文献的整理与家族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些文献整理者对这一作用是坚信不疑的。“凡我宗人，时一披读，畴不思自奋于学，以昭我祖宗，休处为名儒，出入为循吏。巍巍祖德，所以范我后人者何如也。”吴江陆明桓在编完《松陵陆氏丛著》后，又特别郑重地写下了如上一段话。陆氏为吴江望族，祖上多出文人。陆明桓平时非常注意搜辑族人著作，既将成书者编为《松陵陆氏丛著》，又辑单篇诗文为《陆氏诗剩汇编》、《陆氏文剩汇编》各一卷。他确实是非常相信家族文献能起到规范子孙行为的积极作用的。

家族文献的整理在表彰先烈的同时，也在激励引导着子孙。家族文献的整理，就是要在祖先与子孙之

间建立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謦欬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13]。

任何家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普通的家族发展到在地方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望族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并发展家族的可持续繁荣；如何巩固本家族已有的地位，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败；面对日益庞大的人口，家族又如何凝聚族人之心，使之团结一致。家族的文献整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问题当然不是依靠家族文献的整理就能解决的。但如上说，家族文献反映着家族的文化实力，因而可以引起族人的自豪感，提高族人的自信心，同时增强子孙后代对本家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起到凝聚族内人心的作用，“盥咏是编，莫不油然生其尊祖敬宗收族之心”[14]。

在苏南文化大环境的熏陶中发展、成熟起来的苏南望族，似乎对文献的作用有一种天生的、有时往往是被夸大了的信任感。不止一个家族把重振族威的希望寄托在家族文献的整理上。例如面对日益严重的家族危机，顾维锑辑顾氏先人之诗成《泾皋遗诗汇览》14卷，示其后人，“绍遗徽于既邈，振坠绪于将衰者，则是集也承先启后，未必无小补尔”（本书序）。民国年间，武进唐鼎元辑《唐氏先世著述考》，其目的也是要“使子孙览焉，庶复其盛也”（本书序）。文献整理成为苏南望族的恢复家族固有地位而采取的重要行动。因此家族的文献整理决不只是为了显示家族的“陈迹”，而是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的，完全是为了家族建设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当然，好的作品集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写作范本，如沈祖禹编《吴江沈氏诗录》，就是要使本家族中“后之志是者亦得广所准法焉”（本书序）。但从整个清代苏南望族的基本情况来看，文献整理的重心显然不在此。

清代苏南望族所进行的家族文献整理也是对家族的一次文化动员。

由于家族文献大多散落在各个家庭中，因此家族文献的整理，尤其需要整个家族的配合。如丹阳姜曾撰编姜氏家集，族人姜冠农寄来了姜文灿的诗集，姜大申玄孙姜克三寄来了姜彦滨的《西江诗草》，姜懋如的诗则由其曾孙姜复吉寄示，姜朝骥的诗由其子姜悰望相赠。秦毓钧编《锡山秦氏文钞》，也得到族人无私的帮助。当时其族叔秦国璋亦正从事于“文钞”的收集，当他听到秦毓钧正从事与自己同样的工作时，马上将自己收辑到的资料全部奉送，不仅如此，他还更进一步遍求故家谱牒，将其中秦氏所撰写的传状碑志及诗文序跋，一一录出，并全部转给了秦毓钧。

许多家族文献集都是经过整理者多年搜辑、寻觅，有时甚至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如《锡山秦氏诗钞》18卷，先由秦彬花二十余年精力编出初稿几十巨册，后由其子请邑人王芝林进行删订，约为4册，又经族子秦殿楹等重加订正，方才完成。顾维锑辑《泾皋遗诗汇览》，前前后后也经过多年。

如果没有整个家族的支持，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是不可能齐备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要使家族组织正常运转，除了需要家族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外，还需要经常有能使整个家族参与的活动。家族文献整理就是这样的活动之一。

家族文献整理的社会意义

清代苏南望族的家族文献整理是家族自身的行为，其影响则不仅限于“家族”，它向社会展示了自己家族文化的辉煌成就。

这种成就是其他地区的一般家族难以企及的。近代教育家、文史学家唐文治在《锡山秦氏文钞序》中说：“从未有以家族之著述汇为鸿编者。即有之，亦不过三五人，或十数人而上，然已不数数觏，而况奏对尺牍，书序赠答，散奇骈偶，璀璨斋皇，兼以闺门鞶帨，绣口锦心，丽藻彬彬，芬流寰宇。此虽海内名族，如曲阜之孔、太原之王……亦鲜斯美。”确实，如无锡秦氏一个家族，既辑有诗钞18卷，又辑有文钞14卷，文钞收作者123人，诗钞收作者242人。这是很少有家族能与之相匹敌的。

清代苏南望族的文献整理还向社会显示了望族整体上的文化素养。从书目、总集等家族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家族的著作活动几个世纪以来延绵不断，充分显示了家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以及家族文化活动的旺盛生命力。“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是家族命运，也说明一个家族延续的不容易，而苏南望族则恰好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其巨大的潜能。无锡华氏、顾氏、苏州叶氏、吴江沈氏、宜兴储氏、江阴夏氏、章氏等家族，其著述活动都是世代相继，前后相承。如以《江苏艺文志·无锡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统计，华氏家族作者有352人，顾氏家族作者有173人，储氏家族作者有116人，章氏家族作者有60人。如以《江苏艺文志·常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统计，其中庄氏家族作者就有116人。又如朱张顾陆为“古吴”四大甲族，自汉晋以后，其“著姓”的文化地位始终未能动摇，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统计，这四个家族的作者分别有235人、476人、359人、308人。“代承儒素，文人踵兴”[15]，“累世有集”[16]，并不只是个别家族的独特现象。因此以著述活动为代表的文化活动不是苏南个别家族、或家族中个别成员的偶然行为，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项常规活动。

“六七百年间，风雅祖述，前薪后火，息息相继”[17]，构成壮观的家族文化链，成为苏南地区独特的

文化景观。正是这一点造就了苏南地区的文化大环境。清代苏南望族的文献整理则向社会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苏南望族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苏南望族的文献整理是本地区家族文化相互影响与竞争的结果。苏南望族之间各方面都存在着相互影响又相互竞争的现象，在家族文献整理方面同样如此。

家族文献整理是家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许多文献整理者对此并不讳言。例如江阴张南云辑《张氏吉光集》，将张氏先人诗歌杂著汇为一编，族人张文纯撰序就指出这是模仿了同邑金武祥所辑《江阴金氏文剩》的体例。吴江沈祖禹、沈彤辑校的《吴江沈氏诗录》在地方上影响很大，后吴江张嘉荣辑《盛泽张氏遗稿录存》，收吴江盛泽本支凡十九世 31 人的作品，分为诗存、文存、词存、赋存四类。张嘉荣在本书"例言"第一条中即明确指出："沈果堂先生（彤）辑《沈氏诗录》，录沈氏一家诗，是编师其意而变其例。"张嘉荣指出本书正是受《吴江沈氏诗录》影响的结果。

家族文献整理者同样也不讳言家族间的竞争，如秦毓钧在《锡山秦氏文钞》卷 12《著述存目自叙》中所记："亡友徐君薇生尝劝余编辑'秦氏丛书'，附于一郡一邑之后，为家族开先河，与盛阳湖（康）、缪艺风（荃孙）争烈。"可见当时确实也有在家族间争雄的目的。

正是这种相互影响、接受又相互竞争的局面，促进了望族间的文献整理，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相应提高了整个苏南地区的文化质量。苏南望族是在地方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力量。苏南望族文化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甚至决定着地方文化的成就。望族文献成为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家族整理的虽然只是自己本家族的文献资料，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地方文献的整理。家族文献的巨大容量极大地丰富、充实了地方文献的内容。清代的苏南望族是文献活动最为频繁的家族，清代的苏南地区也因此成为我国文献资源最为雄厚、文献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清代的苏南望族是人才辈出的家族，其中不少人在清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昆山顾氏家族的顾炎武，常熟钱氏家族的钱谦益、翁氏家族的翁同龢，无锡华氏家族的华衡芳、华世芳，常州恽氏家族的恽南田，江阴缪氏家族的缪荃孙等。他们留下的各种著作都产生过相当影响。当年江阴夏孙桐在读到《锡山秦氏文钞》时，深为这个家族"沿历四朝，作者百数十人，具有道德、功业、文章之盛"的巨大规模所震撼，并认为如清代的秦松龄、秦蕙田、秦瀛、秦缃业等被公认为是一代儒宗、经师、名臣、循吏，也是一代文史专家，其文章已不限于一族，"煌煌名作，固已模楷当世"。他认为苏南望族的文献，具有规范社会的重要功效，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家之粹即国之粹也"。顾皋对秦彬纂《锡山秦氏诗钞》的评价更为乐观："不胫而走，不羽而飞，天下奉为艺苑，非徒自私一门之隽而已也"（本书序）。充分预示了其广阔的社会前景。因此，清代苏南望族所进行的文献整理，也是对国家的文献整理的贡献。"上以备国家搜访，近以供邑乘钩遗"⑱，从这些谦虚的表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家族对自己家族文献整理的自信。

清代苏南望族通过文献整理向社会宣传了自己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就，同时社会也通过家族的文献整理成果认识了家族。无锡顾光旭说，他读了《云阳姜氏家珍集》"知姜氏之传非以金玉锦绣为宝，而以忠孝廉节相承"（本书序），也就是说他从姜氏家族的文献中了解到了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称雄地方、世代相承不衰的原因，了解到了该家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钱振镇在《锡山荣氏绳武楼丛刊叙》中也说，"读是编者可以见荣氏家法矣"，认为从荣氏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进行家族管理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家族文献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了解本家族的"窗口"。

社会不仅对苏南望族的文献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清代苏南望族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治二年（1863）丹徒章炳兰为昭文（今常熟）邵震亨编《昭文邵氏联珠集》作序时说："吾谓传人固不易得，而传人之子孙能传其祖考之著作，以垂裕后昆，尤不易得。"太仓季锡畴在历述了常熟黄廷鉴为编《琴川黄氏三集》所付出的艰辛，及表彰他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后，更疾呼世人均要以此为榜样。清代的苏南望族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先导作用。

---

①秦瑞玠：《锡山秦氏文钞序》。
②秦国璋《嘉会堂诗文汇稿序》，《锡山秦氏文钞》卷 10。
③《锡山秦氏文钞》扉页孙揆均题词。
④《锡山荣氏绳武楼丛刊叙例》。
⑤张学华：《京江张氏家集·例言》。
⑥《云阳姜氏家珍集》卷 4 元辉公小传。
⑦《毗陵蒋巷蒋氏宗谱》卷 12 序。
⑧《澄江邱氏宗谱》卷 2"凡例"。
⑨《毗陵盛氏族谱》卷 1"例言·艺文"。
⑩戴燮元：《瑞芝山房诗钞》"例言"。
⑪⑰秦彬：《锡山秦氏诗钞自序》。
⑫⑮张之纯：《（江阴）张氏吉光集序》。
⑬赵基：《吴江赵氏诗存序》。
⑭赵鸿藻：《吴江赵氏诗存后序》。
⑯戴燮元：《瑞芝山房诗钞序》。
⑱陆懋修等修太仓《平原宗谱》卷 19"著述录"序。

（作者江庆柏：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210097）